



## 《座无虚席：经典和大师的昼与夜》

韩浩月 著

现代出版社出版

经典之作，不管是文史哲美，还是书画乐影，之所以被誉为“经典”，自有其典范性、权威性与时代性，且历久弥新，是经时间打磨与历史选择后，仍然“坚劲”的思想与艺术结晶。而经典的背后，立着的则是人，是一代又一代名符其实的大师们。与那些心术不正、沽名钓誉之徒以戏说经典为荣、拿大师开涮为乐恰恰相反的是，韩浩月敲击键盘的出发点，是源于内心的尊重、尊敬与尊

崇，亦可言，是对灵魂与灵魂的相遇，共赴一场精神盛宴的热切期待与矢志努力——“座无虚席”，这四字书名，或正是作者想要表达与强调的吧：面对经典，面对大师，无分昼夜，座无虚席都应成为一种常态。

全书四辑作品，首辑稍显沉重，因是由22封情真意切的“告别信”组成：金庸，柏杨，余光中；阿巴斯，奈保尔，贝托鲁奇……大师们的人生已然谢幕，爱恨全凭他人说，但他们的作品终以“经典”的形式留存于世，影响、感染着亿万读者、影迷与听众，譬如金庸独树一帜的侠之浪漫与义之所在，譬如把文学创作当作唯一救赎之道的奈保尔的“狂暴而迷人”，譬如似故园四野的风一般在血液里漫游、旋转、洄溯的诗人余光中的乡愁……这些广博、精美而纯粹的文化与精神遗产，若闪耀的星辰，恒久，明亮，复经作者的情感拂拭与文字之镜的映射，愈加灼然耀目，直照彻后人的心空。

相较之下，第三辑“光影梦”，则要快意得多。从《聚焦》《绿皮书》到《荒野猎人》，从《少年派》《让子弹飞》到《入侵脑细胞》……或血气冲顶拍案起，或悬心惴惴苦纠结，或深度解剖溯本源……作者常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影片，复以文艺的笔法，在虚拟与现实间，穿梭，徜徉，评鉴，引领你我

## 再现文艺与思想的光亮

刘敬

在读者与观众的角色互换中，一同感受国内外佳片的无限魅力，一同体悟蒙太奇带来的无尽思索。以《聚焦》为例，作者坦陈，观看时“心情是凝重、压抑的”，“但有一点不可否认，看完《聚焦》，观众仍然会获得一种力量感。这种力量感来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维护，来自善良之人无形当中凝结的共识”，所谓“可怕的不是黑暗存在，而是光明的迟到与缺席”，这话掷地有声，恰是很多人想说而没能说出的……

不过，就个人收获而言，愚以为，作家在第二辑作品中所坦露的自我——那算是比较隐秘的阅读经典名著过程中的“心灵史”，给我的感触应是最深的。刘禹锡诗云，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且不论出版业现状如何，也不论商家营销手段如何，一本静默无言的书，便是一只近乎全能的“灵魂捕手”，它对一个读者“摧毁”与“重建”的力量无形却巨大，诸如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等等。作为评论家的韩浩月自然是挑剔的，眼光亦是“毒辣”的，但他的评论，却是犀利中不乏温和，能一针见血而又中肯之至，那是仅属于他的“哈姆雷特”，不夸饰，不卖弄，见智慧，见性情。诚然，不管是时事评论、影视评论，还是文学评论、艺术评论，总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能否明心见性，目光如炬，察见并发掘出潜藏于世情、时代表象之后，或深蕴于文学、影视作品

之中的“仁”与“智”来，能否心意别裁，独抒机杼，而非鹦鹉学舌，拾人涕唾，这恰是衡量一个评论者水平高下、文字优劣，以至学识丰陋、格局大小等的不二“砝码”。韩浩月呢，不仅是一个评论快手，有“小李飞刀”般于电光石火间夺魂摄魄的绝胜本领，更是一个多面手，仅以“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”的身份来说，亦足以彰显他在文艺评论之外遣词造句铺排组合的非凡功夫了，而这一点，表现在对《荒原狼》《悲惨世界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十多部经典的阅评方面，更令我等书虫钦服之至，因为，即便从文题来看，诸如“在灵魂废墟上建造美丽的花园”“爱情始于误解，死于了解”“把荣誉给乌尔比诺，把爱情给阿里萨”等，别致、凝练、眩目又精准地抽出了小说的关键内核，怕是作者在世，亦会感叹喜逢知己吧！

对于村上春树、鲍勃·迪伦、莫言、冯小刚、张艺谋等13位文学影视文化名家，作者通过最后一辑作品，虔诚地向他们行了“注目礼”，以实话实说的方式，细腻呈现了一个评论达人对他们的特别关注与多维审视，由艺术成就到性格涵养，由文化积淀到创作底线，由“英雄本色”到“困境男人”……一点点的还原过程，亲切而温暖，琐碎又震撼，给人以很强的“代入感”，一颗心陶陶然醉溺于经典和大师的昼与夜，微笑颌首，欲罢不能。

## 茨维塔耶娃的“乡愁”

江飞

毋庸置疑，当代抒写“乡愁”最有意境、最为绚烂的，当数台湾诗人余光中那首著名的《乡愁》，而对于同样眷恋祖国、家园和人民的俄罗斯作家来说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战争、政治等原因而被驱逐、流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，这种“乡愁”无疑带着沉重而悲哀的色彩，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可谓是其中颇具故事性和艺术创造力的杰出代表。

1992年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是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”，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价她：“作为一个诗人而生，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”。命运多舛的茨维塔耶娃，不参加也不属于任何流派，其诗歌作品始终保持着独立品格，不仅表达了一个女人充沛的情感和对世界的爱，表达了一个诗人敏感的心灵，也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世间一切的深刻洞察力和穿透力。她的文字以细腻、凌厉、激情丰沛、痛彻简洁为特征，其艺术魅力在世界诗歌史上独树一帜。

在诗歌《我的乡愁啊》的开篇，诗人便不禁直白内心的话语

“我的乡愁啊！”，深切而哀婉；与乡愁并肩作伴的是“孤独”，可以说，诗人的一生便是与诗为伴的孤独的一生，或者说，只有在诗歌中诗人才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，在颠沛流离、辗转异地的岁月中，诗人的乡愁仿佛被压抑的火山，惟有诗歌的通道才能疏泄心中的热爱与思念。诗人忍不住假想自己还乡回家的情形，提着粗糙的篮子，走在坑洼的石路上，然而，“家”很可能已变成了医院或兵营，它属于战争，而不再属于“我”——“我”无家可归。“我”也不属于“人群”，被拒绝、被推搡，像被捕获的狮子，“我”只能属于“我”自己，“我”只能“回到自身”，回到“感情的个体”。这是一种最苍凉、最无奈的选择，不被社会所接纳，不被集体所接纳，仿佛一个“多余人”，即使无法生存，“我”也不再努力，即使受尽屈辱，“我”也全然面对，“我”只能孤傲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只能活在诗歌中。“我不会陶醉于祖国的语言，也不会陶醉于它乳白的召唤。使用什么语言而不为路人理解——在我全然无所谓！”诗人的愤懑充塞着纸上还乡的道路，因为的她的根和灵魂都

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之中，当她说“这里既不需要我。那里我又没有可能”的时候，她内心的悲凉不是因为无法回乡，而是因为故乡如同他乡一般拒绝了她的拥抱，她只能在精神无着的苦痛中“吸着烟，写着信，一封接一封，给帕斯捷尔纳克或里尔克，或所有我认识和认识我的人，告诉他们我的爱。”（《巴黎书信》，1926）这“爱”是超越肉体的灵魂之爱，而爱的方式更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，她说：“我爱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，然而是以分别，而不是以相会，是以决裂，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。”诗人以“全然无所谓”的决裂的、分别的姿态，感受并承受着乡愁之痛，故乡已无法保护“我”，“我”的灵魂被彻底搜查，丢失的不是往日的亲切记忆，而是“与生俱来的胎记”，民族的、血液的、精神的胎记。失去了“胎记”的诗人是陌生的，空荡荡的，在“无所谓”的背后恰恰

是对故乡的“有所谓”，有所爱，是对故乡理解与召唤的期待，正如那灌木丛，那山楂树，仿佛民歌的旋律在诗人心里反反复复……

总之，对于此时侨居巴黎的女诗人来说，“乡愁”是一个温暖而沉重的词。我们很难真正理解“属于所有世纪”的茨维塔耶娃，她的爱恨，她的特立独行，本身便是一首真正的诗，正如“乡愁”就是一首诗。我们以为理解了“乡愁”，理解了诗人以及这首诗，其实，我们只不过是隔山隔水地朝莫斯科、朝愁苦的诗人眺望了一眼而已！

